

四十年

郭森 著

风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四十年风云

郭森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新波

装帧设计:宋铭辉

四十年风云

郭 森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7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54,000 印数:1—1,500

ISBN7—5438—1752—7

K·318 定价:9.50元

多经风险备受艰辛尝
尽酸甜苦辣钢铁士

信仰忠诚奔波革命耕
耘春夏秋冬孺子牛

为郭森同志四十年风云题

乔晓光

一九九八年四月

前 言

这本回忆录，写的是我在河北省工作、生活的主要经历。

我生于1909年。小的时候，因家境贫寒，读完高小就辍学了。在本村当小学教员时，我与4个同学一起组织了读书会，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流动图书馆，这是我从事革命活动的开始。从读书会到流动图书馆，是在河北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党组织和上海党组织的帮助、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对宣传马列主义，对冀南群众、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启蒙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为河北省冀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929年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仍以教书为职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3年春，我担任威县县委组织部长，同时继续负责流动图书馆的工作。有一次，因上海党的发行机关寄来的红色书刊被威县国民党县党部发觉，他们四处通缉追捕，使我难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从此，我就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1933年秋，我调广宗任县委书记，1934年冬任冀南特委委员兼巨鹿中心县委书记。1935年5月，我们组织

游击队，参加了冀南农民暴动，但因种种原因暴动“流产”了。同年8月，再次组织发动了滏阳河以东地区农民暴动，取得成功，以反霸除恶，分粮吃大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暴动蓬勃兴起。1936年春夏，蒋介石国民党对我游击队进行疯狂清剿，我们被迫转入隐蔽的地下斗争。

在敌人围剿时期，我曾两次遇险，经过巧妙周旋，化险为夷。1937年春，组织上调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重返冀南抗日前线，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抗日战争胜利了。但不久，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挑起内战。解放战争进展迅速，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为了响应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1949年我奉调南下，后分配到湖南省委工作。《四十年风云》所写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从参加革命到南下这一时期的斗争经历。

上述情况表明，在河北生长和战斗的这段时间里，我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在参加冀湘两省党史工作会议时，一些熟悉我的同志都主张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以存史育人，教育后代。从我来说，不敢有此奢望，但又想到，把自己在北方的革命斗争经历写出来，给自己的子女和一些青年人看一看，让他们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也告诉他们，永远也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萌发了写回忆录的想法。

这几年，与我一起战斗、生活的一些老同志先后仙逝，现在健在的已经不多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们有的记性很差、有的耳聋眼花，有的甚至长年躺在医院里。

因此，有些同志再三劝我，一定要将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出来，提供一些资料，以供研究冀南历史时的参考。就这样，我才下定决心，撰写了《四十年风云》，这就是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来龙去脉。

由于我已届耄耋之年，记忆力日差，眼睛也很容易疲倦，加之过去在恶劣的环境中沒有留下文字资料，所写的事情又已很久远，因此，《四十年风云》只是写了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一些事情，不可能把我在这段时间里的全部经历都写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在记忆中难免有不全面的地方，甚至某些重大事情被忘却、疏漏或者差错。如果过去同我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和读者发现这方面的问题，恳请及时斧正。

郭 森

1998年1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童年和少年	(1)
一、苦难的童年.....	(1)
二、曲折的小学生涯.....	(3)
第二章 走上革命道路	(9)
一、当上小学教师.....	(9)
二、组织读书会.....	(10)
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四、从事联络工作.....	(18)
五、宋家庄小学脱险.....	(22)
第三章 冀南暴动	(25)
一、冀南特委巡视工作.....	(25)
二、暴动前夜.....	(31)
三、五月暴动的流产.....	(37)
四、冀南农民暴动蓬勃发展.....	(40)
五、反霸除恶，分粮吃大户.....	(49)
第四章 遇敌特，两次脱险	(59)
一、去天津学习.....	(59)
二、冶村遇叛徒，临危巧脱险.....	(63)

三、特务盯踪，乔装脱身·····	(66)
第五章 难忘的延安生活·····	(74)
一、风尘仆仆，奔向延安·····	(74)
二、终身难忘的党校生活·····	(79)
三、保卫训练和陕北公校工作·····	(93)
第六章 冀南抗战·····	(97)
一、辗转返回冀南·····	(97)
二、直南特委的斗争·····	(102)
三、反“扫荡”，改造地形与鹿钟麟的斗争·····	(119)
四、在二地委的工作·····	(129)
五、消灭顽敌石友三·····	(132)
六、破坏道路，扰敌交通·····	(144)
七、“四·二九”前后的对敌斗争·····	(154)
第七章 太行山整风·····	(188)
一、北方局机关整风·····	(188)
二、调冀南“后梯队”帮助整风·····	(192)
三、甄别平反冤假错案·····	(194)
四、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8)
第八章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争取和平民主斗争 ·····	(205)
一、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成果·····	(205)
二、冀南土改·····	(212)
三、信锡华贪污盗窃问题·····	(221)
四、南下湖南·····	(225)

第一章 我的童年和少年

一 苦难的童年

1909年（即宣统元年）农历6月20日，我生于河北省威县柳町乡（现为常屯乡）枣科村一个普通下等中农家里。原名郭三槐，字桓卿。参加革命以后，曾化名石建平、张育民。到延安学习以后，一直使用郭森这个名字。

我的家乡枣科村，是一个偏僻的穷村，这里全是沙土地。一条沙河流经村旁，常年干枯。这里地处山东、河北两省边沿，邱县、冠县、临清、南宫、威县五县交界的地方，距各县城都有一百多里。在我小的时候，这一带土匪横行，绑票事件常有发生。有时几股土匪互相斗殴，打群架，死个把人不算一回事，这些罪恶事情大多数就发生在沙河内。这一带老百姓十分贫穷，文化素质低。

父亲字明立，号尊爵，是个忠厚老实、生性刚强的农民。他生活十分俭朴，毕生为着养家糊口，不辞辛劳地耕耘着10来亩贫脊土地。他的思想却特别开明。在旧社会，要求妇女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思想十分浓厚，父亲对此反映出较强烈的反抗精神。他的前妻遗下一女

(我的大姐)，17岁出嫁，19岁死了丈夫。父亲规劝女儿改嫁，还与女儿的婆母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女儿大哭大闹，誓不再嫁，父亲只好作罢。大姐守寡到80岁去世。

母亲石氏，是个善良、勤劳、朴实而坚强的农村妇女。她除了抚养儿女，操持家务外，还协助父亲从事一部分农业劳动。父母亲的这些美好品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影响着我一生的成长。

母亲生育我们姐弟四人。我二姐十七八岁就出嫁了。大哥郭三畏、二哥郭三阳，他们从小就跟着父亲下地劳动。我是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出世的时候，祖母跟我们在—块生活。旧社会有句俗话，“人上五口，天下难盘”，更何况我们是一个七口之家呢？祖母年岁大了；姐姐哥哥们年纪还很小，不能劳动，只能张口要吃。父亲在年轻时虽然是个很强壮的劳动力，但从祖父手上遗留下来的十几亩沙行子地，却十分贫脊，种树木还可以，种粮食作物，收获少得可怜；加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反动统治者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一年到头家庭收入所剩无几。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亲不得不在秋冬季节去做一点小买卖。就是这样，家庭收支总是入不敷出。特别是遇上灾荒年景，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每天连两顿掺和野菜的饭也吃不上，常常一天只能勉强凑合一餐。

也许是“娘痛满崽”吧！也许是因为我年岁最小，父母亲对我十分钟爱，每每吃东西也稍有“特殊”。我记得有好几次，妈妈带几个铜毫子到外面去，买不上白面馒头，就买个玉米窝窝头带回来，避开哥哥和姐姐，偷偷塞

在我手里，让我躲着吃。开始我不肯吃，要分一点给哥哥和姐姐，因为东西实在太少，妈妈不让，硬要我一个人吃掉。有一次，我正在吃东西的时候，被二哥看见。二哥生性老实，他不吵不闹，却泪眼巴巴地看着我吃。我发现二哥后，赶紧给二哥掰下一块送过去。妈妈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但又苦于无法，她瞪了二哥一眼，带着责备的口气对二哥说：“你是哥哥，弟弟吃点东西，还看着想要，好意思吗？”二哥不敢接我给他的东西，一声不吭，用双手揉着眼睛，转身跑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永远难以忘怀。那时，我们一家，尽管父母终年辛勤劳累，也总不得温饱，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

二 曲折的小学生涯

1919年，我10岁的时候，哥哥们大些了，他们多少也能够帮助父亲干些农活了，家境稍有好转，新添了几亩地，只要不遇上灾害，父母兄长辛勤劳作，全家人勉强能够糊口。这时父亲考虑：我家祖祖辈辈没有人上过学，自己的5个孩子没有一个念过书的，深感内疚；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大半辈子，也深感没有读书的苦楚。他下决心要送一个孩子去读点书、识点字。我当时正是上学年龄，在家里也做不了什么事情，父亲与母亲商量，决定送我上学读书。

我们村里很穷，一直没有设立过学校。父亲为了让我读书，他亲自出面一户户联络，组织全村10多户有子弟要求上学的农民，每人每月凑两吊钱，雇佣了一个60多

岁的老先生，办起了一所私塾，送我入校念书。我们的启蒙教材是：《百家姓》、《三字经》、《四书》等，先生只教你念，让人背诵，不加任何解释。大概读了1年多时间，因为有的农民替子女交不起学费，学生陆续退学。最后只剩下少数几名同学，凑的钱太少，先生难以维持生计，只好辞教不干，这个短命的私塾就这样散伙了。我辍学在家，帮助父兄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农活。

1921年，我的家乡遇特大旱灾和虫灾，农民们生活极端困难。村里有个天主教堂，传教士以赈济灾民的名义办起了一所教会学校，实质上是为了发展教徒，进行文化侵略。到这所学校读书，不用交学费，甚至有时还发给学生一点零用钱。当然我父亲不知道原由，只要能让我读书就行，他亲自把我送到天主教学校。到校后，学校教师天天教我们读圣经，拜耶稣，做礼拜，我很不习惯，十分反感，心里万分憋气。一气之下，没待几天我就跑回家了。

父母亲对我读书甚为重视，哥哥、姐姐们也很支持。离我家二华里的陈家庄——山东省冠县在威县境内的一块飞地，有个清末秀才在那里办了一个“洋”学堂，父亲又把我送到陈家庄小学就读。在这所学校里，我学习很认真，两年多时间，初小就毕业了，1923年秋考入威县方家营县立第十四高等小学。

进入高小时，家庭经济状况仍不景气。开学的时候，父亲、母亲七拼八凑才搞齐了我一年的学费，然后给我装了50斤小米磨面，二哥挑着，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我二哥生性胆小，怕生人，不敢进学校里去。到校后，有钱的

同学拿钱在学校里搭伙食，我们几个没钱人家的子弟，就把带来的粮食凑合在一起，雇请了一个 50 多岁的伙夫做饭，学生管吃，多少也给点佣金。每餐做点窝窝头和稀饭，加上一点腌的咸菜，就这样来维持我们的简单生活。

这所学校不大，学生人数不多，总共才有百来名学生，分一二两班，我被录取在第二班学习。小时候我很少出远门，见世面少，初到这样一所正正规规的新学堂上学，格外感到新鲜。特别是新的学科知识，给我大开了眼界，心里十分满意。真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之感。

然而，学校教师却全是清朝的老秀才，他们的教学方法实在不敢恭维，完全是清朝的老一套。他们对学生动不动就搞体罚，特别是一位教数学的魏老师尤为厉害。他教我们班的地理、数学，习惯喊学生回答问题，如果答不上，就要罚站，甚至一直站到下课。有一次，他问三峡的地理位置，全班被他喊答问的同学占半数以上，全部没有答上来，只得毕恭毕敬地站着。接着喊我回答，我答对了，他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既未叫我坐下来，也未喊其他同学坐下来，仍然继续他的讲课。同学们气愤极了，特别是那些一直站着的同学，有个 20 多岁的大同学突然大声说：“这书我们不念了”，边说边怒气冲冲地往教室外面跑。他带头这么一闹，班上其他同学跟着起哄，有的大声吼叫，有的也跟着冲出教室，纷纷去找校长，要求更换教师。校长开始完全站在魏老师一边，大发雷霆，辱骂我班同学。我班闹事的情况，很快传遍了一班同学，他们也纷纷跑出来支持我们。一班的同学年岁都比较大，小的都有

17岁，他们的支持给予我们很大的力量。两个班的同学全部罢课，一致要求更换教师，喊的口号是：不换教师，决不上课！校长看到这个情况，众怒难犯的道理心里十分清楚，焦急万分。他一反前态，判若两人，主动到学生中来，逐个做思想工作，反复动员同学们回班上课。两个班的同学，见校长没有明确的承诺和答复，一直坚持着，就是不去上课。魏老师不敢出门，自己感到十分尴尬和无趣，过了两天，主动找校长辞职走了。学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从这以后，学校从校长到教师再也没有人敢对学生搞体罚了。这次事件对我教育很深，使我认识到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我上高小二年级的时候，家庭经济状况仍无好转，依然没有钱给我交学费。我走到学校里，校长见我沒有带钱来缴学费，就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质问我“还读不读书？同学们要不要吃饭！”校长最后还警告我：“再不把钱缴来，就别读书了！”我没有办法，哭丧着脸跑回家，找父母亲要钱。家里那样穷，哪来的钱呢？妈妈被逼得走投无路，抱着试探性的心理，拉着我到舅舅家去借钱。

我外祖父外祖母去世较早，还有两个舅舅，他们家都比我们家富有，但两个舅舅都很小气，尤其是四舅，待我们异常冷淡。因此，相互之间往来并不勤密。这次母亲为了我的学费，实在逼得没有办法，才拖着我来向舅舅们求助的。我们先到了八舅家，未借到钱。接着又到了四舅家，四舅真厉害，听说我们要借钱，他反过来向妈妈诉了一通苦，说“日子不好过，生活很紧，哪来的钱呢？”妈

妈听后很气恼，赌气连饭也不吃，拖着我就往外走。

妈妈拉着我，在路上气冲冲地走着，脸色十分难看。我们从四舅家出来，走出舅父的大门不远，妈妈碰上了她的一个熟人，姓贾，让我叫他“贾八舅”。贾八舅待我们很好，非常热情，看到我就叫我“三老郭”，拍着我的肩膀问：“三老郭，干什么来啦？”妈妈接口把借钱的事同他说了。贾八舅主动问妈妈：“要借多少？”妈妈说“借两元钱”。贾八舅一听，很爽快地拉着我们就往回走：“到我家去拿两元钱吧！”我一听，心中满天的乌云全被吹散，高兴得简直要蹦了起来。我不信鬼神，却应了乡里一句俗话：天无绝人之路。贾八舅不但借给我们两元钱，而且还硬拉着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才送我们返回。

我已经15岁了，根本不信什么天地神灵，却很相信“亲情”，今天这个事实却把“亲情”这个字眼从我心目中打得粉碎。贾八舅家并不怎么宽裕，却能解囊相助，为我解难，这雪中送炭的事情，叫我终身难忘，使我感到世上还是有好人。我四舅那样不讲亲情，不近情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比起贾八舅来，要富裕得多，然而却是那样地吝惜，激起我心头无限的愤懑。不由得我想起乡里一句土话：穷帮穷，富帮富，家富就是亲，穷人是富人的眼中钉。对当时社会那种不平等的现象，我感到很气愤。

1925年秋，我高小毕业。原想考省立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学生的学费、伙食费全由公家包起来，自己花不了多少钱。但事与愿违，我没有考上师范，却考上了普通初中。我十分为难，非常苦恼：你知道上中学的学费、

伙食费要花多少钱啊！我家的经济状况又是如此艰难，稍有不慎，计划不周，或撞上年景不佳，一家人的温饱都难以保证，哪里还会有钱供我上中学呢？为了让我读完高小，家里已不知费了好大的劲了。我深感父母亲已无能为力了。然而，我想读书的愿望却又是那样的强烈！我无可奈何，任其花落去，忍痛失去上学的机会，被迫辍学在家。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饥饿与贫困，在我心灵里烙上了深深的印痕，它使我对当时的社会日渐不满，我恨这个社会，恨有产阶级的无情。我迫切希望改变那种贫富不均的社会制度，愿让那熊熊的烈火把这一切给通通烧光！